

永樂大典

八

卷七千二百三十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十八陽

堂名二十四

## 奉親堂

鄱陽志堂在燕堂之北舊為正寢頤廢今史定之更建。

## 悅親堂

吳淑支言詩柴宗貴戚昔

蟬媽有后有帝已越三百年。柴氏孝行今延綿。有圖有詩又越三十年。貴戚時降為庶。孝行百世芳猶傳。畫圖歌詩悉俱單。木腐惟有義性不泯。

長終天晚周何堂一千五百載。至今人慕參與焉。後來史書亦立孝行傳。柴家子孫孫子尚勉旃。元姚牧庵集浪淘沙詞為柴氏題。河水發流為

浩浩泉源。餘波九里潤猶存。若問是家誰肯出。顯德諸孫。今日在清門。玉季金昆。能時夏清與冬溫。直得鑿坡褒一字。華表休論。

## 親堂

元程雪樓詩勸忠褒德感恩詩。風木無情喜又悲。五等已分茅土責。百年莫忘葵莖詩。但今報主存先訓。更覺榮親永孝思。迷

想茫茫濟陽路。棠梨千樹擁碑。

## 懷親堂

宋蘇洵詩升堂知孝子。即事每思親。根本由先世。栽培得後人。一林香自好。四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序感如新。勿作商顏戀。家傳漢姪臣。

## 慶親堂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和湖南運使程大卿韻。輪奐非謀已。標題慶有親。盈庖

欣金粟。照座得言綸。集富稱觴客。寬容戲綵人。遙知暎階砌。丹桂及芳春。

## 順親堂

嘉禾志順親堂在舊府判西廳。今為織造

局。宋趙孟堅彝齋文編上習庵陳先生。厥聞忠孝者所出同一源。子於所親。孝移忠理必然。親賢亦子訓。忠節貴爾全。殺身能成仁。揚名斯永延。

是亦孝所在。宜但知色難。嗚其叔世風。本末嗟倒懸。若曰能養耳。食美衣華鮮。苟求胡弗至。側媚諂笑肩。彼其良自多。謂敢違者觀。向來歐陽公。霍

落夷陵年。夫人告而公。淡泊吾所安。謹母賢險變。守節當彌堅。車載名母訓。紀歷伊誰傳。恭惟奉常君。矢心直似弦。立朝義抗論。凜凜高回天。力難

憤憤徒。若障狂瀾川。人知君守固。當識君母賢。想其勉勵時。諄勤誨膝邊。怡愉一領解。心注靡變遷。升而高為天。下而沉為淵。但知慈訓在。此外浮

雲馬。茲來從吏隱。新屋新數椽。曲檻花葳蕤。虛窗月嬋娟。雅意寓一賦。儒立食以廉。我誦順親記。有淚如迸泉。我貧母亦老。冉冉髮已宣。家徒空四

壁。簞笥笑且使。惟虞官箴曠。勿以溫飽辜。澤深**娛親堂**

宋王灼順堂集玉冰

崇清求娛親堂三大字。叔栢浮觥盤列幸。今年春晚去年春。五侯門下  
正多事。九老圖中只一人。健筆橫飛鸞體態。童顏長鍊鶴精神。會看天上  
絲綸下。衛武還朝秉國鈞。自掛衣冠神武門。依然戀闕赤心存。清高寄  
興太湖石。盤礴行吟獨樂園。勝日過從無雜客。清宵侍坐有朱孫。風神筋  
力新逾健。山色長清對壽樽。宵人有母鬢如銀。夜半丸熊誨子頻。幸竊  
斗升為侍養。敢言科第止榮身。小堂欲作娛親扁。純孝誰推錫類仁。乞取  
先生三大字。要崇風教屬鄉鄰。再和。幼婦傳來舊受辜。知君滿腹貯  
陽春。壽星台宿應同邑。草聖詩仙合一人。紫素禁中留賦詠。白蓮社裏鍊  
丰神。誰言林下長閑得。左席猶虛待秉鈞。早厭奔趨權貴門。中流勇退  
古風存。唱酬綠野今裴白。偃仰高山舊綺園。成熟坐看桃結子。平安幾報  
竹生孫。雨餘晴玉春無價。侍即有同賞吟哦之約。天遣清香入酒樽。湘  
東三管竹金銀。名勝均蒙品藻頻。里巷自憐為下士。門牆亦許託微身。吹  
噓短翮扶搖力。沾溉寒根造化仁。堂扁特書煩大手。少償孟母教遷鄰。  
三和謝娛親堂扁。成年曾效引裾辜。勇退歸休四十春。閑却聖朝醫國  
手。未為詩社作家人。尖新句子堪呈佛。峭拔毫端似有神。僕輩豈應陪唱  
和。却緣麴鼠發千鈞。榮華夢事付朱門。若碗爐煉所性存。對月朗吟將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進酒。逢春細和樂遊園。坐中投轄時留客。膝上含飴日弄孫。四美難并公  
奄有何曾一夕不開樽。爛然鐵畫問鉤銀。越薄蘇膏揮灑頻。誰與鍾王  
傳妙訣。我知顏柳是前身。大書燕喜娛親扁。俯念烏慈反哺仁。因甚衡茅  
光徹夜。燭圍十丈許分鄰。元程禮部詩娛親堂為姚氏題。綵服即君膝下  
來。雪眉老子笑顏開。後園春到花如海。一日肩輿看幾迴。親到堂。赤城志台州府天台縣萬年  
報恩光孝寺在縣西北五十

賢母堂

南遊寓興賢母堂用劉院判韻。庭萱蔚蔚晚

里。宋天禧中累賜祿衣寶蓋。及御袍履。諸珍玩甚衆。故有親到堂。生香墳草難離遠。更芳。國史有名書列傳。臺臣題字揭高堂。家傳譜系來  
安邑。子負才華似渭陽。三百年前賢母事。韓門今日又輝光。又為韓自  
行題。韓家節婦陳家女。貞白持身過六旬。素履不侵塔下露。朱顏甘老  
鏡中春。一竿瑞竹來丹鳳。三尺崇丘卧石麟。太史勒銘華表立。時雍深喜  
俗還。老堂。宋呂順浩詩次韻李德升老堂。腐儒才術本庸庸。胡廣  
淳。祖業安能効太公。老去退休營小隱。閑來時幸濯清風。相  
從坦率形骸外。投分交遊意氣中。衷謝何堪撫鳴劍。夢魂猶擬滅羌戎。  
野堂宜意題佳句。獲欲賡酬愧續貂。閑適更須馳鹿馬。訪臨無惜過溪橋。

秋風南浦觀垂釣。落日東山伴採樵。**難老堂**。宋許綸詩次韻題吳此樂有時驚自得。泥塗何必羨煙霄。無過所載張無垢難

老堂詩軸。養親感卧水。兼親悲履霜。春慈母孫情。胚胎炳前光。先生一

英勳。吳氏增激昂。至今諸孫行。如立巖師傍。躬行斯入室。言辭特滋鱗。當

時五子名。佩服詎可忘。省也滋拳拳。何止升其堂。張伯常詩宿難老堂

漆園秋淨夜。堂虛偶伴橫林隱。者居。紙縑白雲垂帳厚。秋蒞明月下簾疎。

玉基子奪三軍令。金剪刀翻數體書。疎廣拂衣慙不早。艾荷舟舫草茅廬。

唐仲友詩難老堂吳居厚為祖母作。張子韶劉文叔史直翁賦詩。風樹

感親喜。忽若冬隕霜。以孫養祖母。惻惻駒隙光。無孫又繼絕。此意誰激昂。

吳氏有純孝。業業舍飴傍。延年寓題榜。戲綵勤奉觴。詩成三巨公。令德昭

不忘。九原邈已遠。遺範悲空堂。陳簡齋詩難老堂為周元公作。元翁名壽

瀛溪先生茂叔之子。仕致徽猷閣待制。城南烏聲和且都。我識丈人屋

上烏。有女同車詩。詢美且都。屋上烏。見三卷書懷亦友詩。又老杜贈李四

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難老堂中一樽酒。不教霜雪上鬢鬢。泮詩水

永錫難老。樊侯種梓用莫謁。後漢樊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

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為馬。後進謙壽張敬侯。丈人向來

永樂齋卷七十二百三十八

亦種德。史記貨殖傳。一畝種之以穀。十畝樹之以木。百畝末之以德。東坡

為王後家名亭曰種德。詩云。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又壽子姪詩。種德

已自三世種。挽回萬事入繩床。花竹相看有佳色。人生知足一飽多。當時

恨我棄魚蓑。題詩素壁地蚓集。見玉延賦五百年後公摩挲。後漢前子切

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公共摩挲銅合。佚老堂。江州志德化縣陶

見謂曰。通先傳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宣德宅有佚老堂

在尉廨側。元一統志孫諭元祐未掛冠。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朱先復

賈博彥。張叔達。布衣唐念。與七老人會五日一集。此堂飲酒賦詩。道故舊

為笑樂相戒。不以一毫事擾州縣。宋范純仁薛氏樂安庄園亭記云。其

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陳藻樂軒集佚老堂序為丘子中撰

三溪丘子中。信愿之士也。架所居堂名。謁於余。余懶思之。踉蹌兩載。乃

一面焉。曰永享得之矣。逸老何如。曰美哉。伴余命之。未必到也。喜而舉庖

請于賦詩。解多反韻。變而序之。夫莊周四條。人獲其三。若此二字。履之者

鮮焉。蓋有可逸而不逸。天勞以會。而不與之逸。有能逸而不逸。天勞以貧

而不與之逸。是故髮垂素而身紆朱。望權貴之門者。越趨康祿。豈無餘懼

一日之閒居。自是以下。有可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貪故也。汗菜之窮。飽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焉則慵斯須輟工。口腹奚充。自是以上有能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貧故也。余賦性疎墜。每見高才大彞。未嘗起羨慕心。兼少壯艱阨。圖為今日計。非厚需於造物者。以能逸而易得也。且念顏淵以退為進。有子不克讀。書造之樵爨。兀百簡陋。庶無費力。以盡吾年。然吾退雖猛覺。一鬼物執朴以隨吾後。其進愈健。是朴也。無形能潛入而敵人之中。偏東驅西逼。不容少宅。其技無他。但汝益剛。其費則棄。各其資。俾常不足。汝能逸之乎。吾見其甚可畏也。而又可笑也。己子中紈袴之餘。然理生之具。視前日損焉。而兒女之累繫其心。嗜逸勢何以逸。所幸歲月未央。若累止此焉。計畢婚嫁。猶及耆希之前。仗天祐其善。而與之逸。子中非不能者。歎於斯。哭於斯。弄諸孫於斯。有客焉。來觀斯序於斯。則曰。昔之人。陳某所作。其時嘉定元年。日南至也。宋張舜民詩。佚老堂為陶敏宣德題。未老剛稱老。言休即便休。潯陽真有後。彭澤善貽謀。隱几悲殘漏。回頭見急流。便須移醉石。偃卧北窗幽。沈括詩。佚老堂為江州陶宣德題。暫來林下問棲遲。已覺偷然悟。昨非。卧起見山寧用買。門墻無物可人揮。首連細草繞容藉。浣淙濃嵐欲墮衣。佳士要當憐寂寞。不應全為折腰歸。蘇東坡詩。佚老堂為陶子駿題。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續曰。漢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詣京師。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

四

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初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義乎。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座莫不歎息。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掛冠不待言。厚曰。陶弘景奉朝請。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亦豈為五斗。任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因未帶見之。潛歎曰。奈何。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歸去。我歌歸來引。余增損陶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高友。厚曰。孟子論世尚友。相逢黃卷中。後曰。秋仁傑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無已曰。顏氏家訓曰。黃卷五經赤軸三史。鎮叔曰。避齋閣覽曰。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也。故謂之黃卷。何似一盃酒。師曰。晉張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續曰。陶淵明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子仁曰。李白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從廬山來。日送孤雲飛。伴曰。唐文秋仁傑過太行。見白雲孤飛云。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任曰。陸道士名僧靜。與僧慧遠。陶淵明友善。慧遠送客不過虎溪。而送僧靜雪過焉。似聞佚老堂。

如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澆酒中。厚曰。陶潛即將候之。值其酒熟。取  
頭上萬中澆酒。運使飲之。人呼小靖節。自號萬天民。後曰。當時呼淵明為  
靖節先生。為天民則淵明五柳傳云。為天民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師  
杜甫詩。上古為天民。不貽黃屋憂。郭功父詩。佚老堂為陶子駿題。未老  
已老佚。構堂名佚老。與其寵辱驚。何似歸來早。淵明乃吾祖。此道能自保  
歸來無一事。時時為酒惱。紙帳春氣融。不寢聽春鳥。關關枝上語。報我竹  
間曉。我醉未能起。爾音一何好。却笑世間人。忘憂種萱草。孔武仲詩。佚老  
堂為前人題。不逐漁商不問農。悠然今作坐禪翁。地臨白傅荒臺畔。人  
在華胥樂國中。一榻遠分廬阜月。兩軒平挹廣寒風。杖藜亦欲頻還往。肯  
使清閑併屬公。范石湖詩。寄題潭帥王樞使佚老堂。孺子滄浪濯纓處。  
千載新堂來卜隣。濼收無波徹底靜。東湖之水堂中人。濼陽花譜勝洛下。  
竹西藥湖東海瀕。新篁綠沉桂丹渥。嶽立奇石蒼苔皴。實心滿眼半闌干。  
天風夜下扶車輪。骨中種為妙經濟。鬢鬢自雪朱顏春。蒼生未佚身未老。  
斯堂未可忘斯民。四年西略可萬世。孤撐獨立扛千鈞。足馬幡幡恃天日。  
危言岌岌愁鬼神。浮生早休信不惡。持此欲去非吾聞。客遊瀟湘逢騎吹。  
知公已為蒼生起。公今少勞佚者多。港華乃可寒江蓑。王公自言堂去未

永樂齋卷七十二百三十八

五

湖百步。新構彭州牡丹。揚州芍藥。丹桂。貓頭竹。并徐氏五性石列堂下。周  
益公詩。佚老堂為王公明樞使題。君不見當年衛武耄。且期尚欲進德  
形箴規。又不見潞公堂成過九十。精神折衝誇德威。公今年纔六十耳。朱  
顏綠鬢儼未衰。便從午橋樂暇佚。寧獨不畏二老譏。恭惟中興聖明主。焦  
心勞思撫四夷。山東河北困戎索。達明日夜思王師。樓臺籌邊宜屬意。堂  
名佚老誰敢知。請廣方叔壯猷雅。第八宣王復古詩。胡詮詩。寄題王氏佚  
老堂。大塊勞生亦可吁。解言佚我漆園瓊。東家嘗記老吾老。西洛請師  
迂叟迂。子謹延年還可杖。孔光靈壽不須扶。勸君早作菟裘計。大半歸來  
雪滿鬚。楊誠齋詩。佚老堂為王季安主簿題。造物那能怙我曾。軟紅塵  
裏漫徒勞。是中却有商量處。且道青原幾許高。布襪青鞋已懶行。不如  
宴坐聽啼鶯。只言此老渾無事。種竹移花作麼生。李忠定公詩。佚老堂為  
陳氏隱園作二十韻。處世如大夢。悟者能有幾。鐘鳴漏已盡。耽著不知  
止。賢哉穎川公。纔老即謝事。回車築園池。歸作隱君子。大塊方逸我。順之  
聊復爾。燕居二十年。坐進端為此。委形雖物化。妙湛本無死。我來恨不及  
猶喜識其嗣。鬢眉皓已霜。眸子炯如水。頭著白綸巾。蕭散真晉士。傳家有  
高風。何必拾青紫。衙門久不開。荒徑為我洗。相携步方塘。春深漲清泚。情

篁間蒼松。新槐雜嘉卉。斷橋堆露穠。危架引烟藥。蔭庭桂團團。疊澗石蕊  
蕊蕭森無俗姿。曠遠含古意。慰我放逐情。偷然百憂弭。緬懷前人風。安得九  
原起。相過不厭頻。追隨從此始。余賦佚老堂。志宏見和復。用前韻成  
一篇。呈興宗。人生斯百年。得老亦無幾。超然高世士。急流貴勇止。掛冠  
神武門。不與王侯事。驅車返田廬。出關隨父子。寧知千載後。夫子亦云爾。  
虛堂號佚老。遊息長在此。心閑齊物我。漏盡謝先死。遺德藹清芬。承家有  
賢嗣。行年踰六十。遇物如止水。豈惟詩家流。端是林下士。閉關園日涉。不  
種紅與紫。滿庭松桂香。月露浩如洗。風篁自蕭蕭。池溜方泚泚。知我却叩  
門。鋤秦出芳卉。杞菊初長苗。棠梨半含葉。清談歎襟抱。忘此德與慈。境幽  
人復佳。發我斐然意。作詩掛棧間。拙惡何時弭。鄧侯亦可人。佳句資予起。  
抱膝更長吟。無音慙四始。劉歆詩佚老。堂為馬給事題。膺力期方壯。功  
名付衆才。朝廷不能出。軒冕僕時來。賢者皆知此。勞生亦念哉。暮年均暇  
逸末路。忍低回。延閣通雲漢。東垣接上台。老成宜鶴髮。絕足信龍媒。脫落經  
綸際。從容里地開。圖書收舊素。池藥就穿栽。松菊依陶令。兒童戲老萊。  
尚知南郡富。肯使少遊哀。詎有東家問。端思燕杖陪。會為三徑客。幽屏謝  
塵埃。孫觀詩。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忽忽已

解鑿。馬鬣翳蓬葆。夫君悟無生。不待鬚髮編。朝行清漢曲。暮宿白雲道。柴  
門馬跡絕。槁葉風自掃。竹間雨泠泠。花上日杲杲。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咎  
老。堂之地有松一本五枝。為堂。即北園名之曰五秀。王炎詩為詹氏題。  
雙鑠精神鬢未斑。偷然清坐對雲山。兒孫滿眼生涯足。贏得壺中日月  
閑。陳確詩。解組紛華遠。懸車興味長。身閑雲去住。心淨月清涼。老矣思同  
隱。歸歎歎異鄉。平生高意在。吟詠未應忘。李彭詩。佚老堂為柳仲輝題。  
小隱寄巖谷。堂成笑傲中。雖無黃閣相。不羨黑頭翁。倚杖臨邊雨。營詩。偶  
背風。好閑多病處。清興略相同。魏初詩。佚老堂為庸齋薛先生題。人海  
抽身得自由。只除耆舊見風流。而今冠蓋長安道。老死黃塵不肯休。元滿  
道源詩。佚老堂為西鄉張明府題。明府解榮樂道真。襄山題。扁扁見情親。  
忘言秋水心無累。屬望晴嵐德有鄰。座上樽今日計。門前五柳舊時春。  
慈慙為報升堂客。料擬西風滿袖塵。元胡祇通詩。人生七十老而傳。舉世  
區區未息肩。誠破黃梁夢如此。開梳白髮樂偷然。四圍書籍千。悅老  
憂散滿眼兒孫五福全。應命題詩還自笑。衰年纔讀呂刑篇。

堂

宋李新詩。厚蔭林煙翠。一團幽。幽門館暗生輝。行雲轉影月先到。流  
水飄香鶯自歸。碧玉已抽雲葉幹。芙蓉猶舞漢宮衣。山中悅老無亭

謝白酒長  
新稼粟肥  
**退老堂**  
宋莊李裕鵝肋編呂丞相元真以使相領宮祠  
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宋呂播記公罷相寓居

台州以退閑為樂旋營小園于州之東郊我植花卉起居數椽名曰退老  
堂為游息之地李處權書我公自言老能事如少年我公自言退人材望

陶甄公功在本朝本朝方賴焉公德在斯民斯民寧舍我中年倦政機去  
若浮雲旋名山占形勝築堂蒼翠巔窪樽為壺觴虛籟為管絃拾攜足賓

客嘯嗽窮雲煙骨中萬卷書三峽傾詞源興來不停綴擣華筆如椽登臨  
出妙語珠璣落清圓不數劉白輩一斗真百篇裴傳堂綠野贊皇整平泉

東山謝安妓五湖范蠡船四子之於公器業微羞肩公之於四子趣尚并  
其全公術可活國公力可迴天蒼生望公起天子忘公難佇瞻丹鳳詔乘

衣束陞前三入知春殊一變見任專發揮中興業開闢造化權極焚而散  
溺持危而扶顛雍容復密勿造膝陳一言長驅卷沙漠擣穴空腥膻談笑

九州復懽呼兩宮還四海各安堵六軍同晏眠躋民入仁壽致主登光宣  
圖像冠雲臺勒功照燕然功成了不居高謝區中綠拂衣赤松游辟穀求

神仙去去蓬萊路雲矯不受鞭李正民詩將相勳名紀太常旌旆聊駐水  
雲鄉栽培草木平泉里放浪琴書綠野堂身健未應親杖公歸正欲望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七

軒裳東山謝傳風流在威事齊稱左海傍張守詩大老歸周慶有源中興  
吾宋屬雲孫五龍夾日三辰正一虎當溪百獸奔何事雲山遽招隱向來

金鼎厭調元追鋒早晚求黃髮三徑還荒靖節園聞健抽身向急流海  
邊雙鯢濟川舟功存社稷推元老人向漁樵認故侯綠野江山供笑傲赤

松倚侶伴淹留開棋野酌懷時昔清夢時追杖履遊汪彥章詩心如金石  
氣如虹整頓乾坤指顧中挽去暫成調鼎事歸來還作釣璜翁東山勝踐

今人見西洛耆年幾客同圮上一編渾未用赤松那得便從公我公英  
爽笑雕仙來占東南古洞天幾度傾身安社稷一朝袖手向林泉長勞海

內簪纓望小作山中杖屨緣謾使吳兒生意氣京臺煥館記他年李忠定  
公詩近得呂元直書天台郭外治園林作退老堂求詩為賦兩章獵得

非熊自渭濱釣璜賜履定前身功高浴日千山曉力巨回天萬國春雙轍  
巖廊調鼎手來為林壑采芝人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緣廁未賓周

邁疊嶂俯清流卜築園林事事幽春日鶯花隨袞繡秋來松菊照林丘謝  
公終為蒼生起裴相聊成綠野謀聖主思賢方及席未應長伴赤松遊

呂元直移鎮臨安入覲行闕余方以衰病請賢有卜居浙東之意願為退  
老堂之遊作詩寄之詔起三湘老獵師和羹攜手帝深知戎車北伐資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長策家繡束歸有去思。護作天台休老計。正當黃閣立賢時。主人方為蒼生急。願借新堂醉一卮。暮崇禮詩佚老堂為丞相文安公作。社稷功名不自賢。小園卜築賞閑年。脫遺富貴還身外。收拾芳菲寓目前。未息煙塵勞屬望。莫孤風月且留連。一時賦詠多奇作。江漢崧高好共編。帝眷民瞻豈暫望。江山信美可終歲。元勳合冠凌煙閣。雅興聊同綠野堂。已作時霖却龍卧。行看天討待鷹揚。嗚公未用安高退。准擬功成老故鄉。呂順浩詩次慕叔厚韻。佐時勲業愧先賢。迹退丹丘已二年。實得石田東郭外。蓋成茅屋北山前。長林遠水相縈帶。翠岫奇峯更接連。多謝朋遊念衰頹。寄題佳句已成編。心存魏闕豈能忘。揣分非才合退藏。此日燕休難報國。半生艱險憶垂堂。枕戈每歎身先老。覽鏡常嗟貌不揚。每念蘧廬聊偃息。會須恢復返吾鄉。次石迪功韻。楓庭累歲玷朝班。老荷宸恩得退閑。樞馬虀醢休入馭。龍禽衰倦合知還。莫辭斂跡歸南詠。幸免移文向北山。恢復中原垂素願。夢魂時得到鄉關。丹丘無限好山川。疊翠峯巒插暝烟。郊外幽居三歲接。天邊明月幾回圓。野堂半隱慵欹枕。健筆題詩思湧泉。小圃騰開桃李徑。飛觴同醉待來年。次洪成季韻。壯歲勤勞不自量。退居栽植復何忙。靜思身外功名誤。老覺閑中氣味長。雨後群山千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

疊翠春回幽圃百花香。農人不識歸休客。載酒相邀入醉鄉。聖運中興偶幸逢。經邦曾及古人風。閑關退處喧囂外。撫劔行吟感慨中。尚有素懷思報國。可憐幽夢欲平戎。新詩增重林泉價。倍見交情我與公。次漳州通判范寅秩韻。胡塵一動隔吾鄉。旋向丹丘築草堂。方効潛魚游海渚。忽隨飛鴈到衡陽。雨餘南陌千峰翠。春日東郊百草香。身在湖湘歸未得。夢魂時到舊居傍。經綸無術致時康。何事連年住廟堂。退伴農夫耕曉月。閑陪漁父釣滄浪。壯懷衰謝休鳴劍。舊學荒蕪耻面牆。別乘意勤貽雅什。續貂深愧不成章。次李泰發韻。東郊半隱繞群峰。門外涓涓一水通。再歲依棲忻有幸。十年遭際歎無功。閑心不厭耕南畝。清夢猶思殄北戎。看去中原恢復後。麒麟圖畫首膺公。次張全真參政韻。垂老歸休荷聖恩。栽花種竹引兒孫。向來豪健風樞勇。老去光陰渴驥奔。往事不勞空咄咄。素懷猶欲濟元元。天台下柴荆路。白首棲遲學灌園。青郊卜築傍溪流。菡萏香中繫小舟。脫去簪紳歸畝。恬東。釣勝公侯青雲舊。好何相厚。白雪新詩為寵留。又指湘潭問行路。一堂風月阻同遊。次朱通判敦儒韻。腐儒奮跡自耕耘。冒玷台衡力不任。版築作霖垂素願。山雲出岫本無心。哀遲向老開三選。豪邁平時惜寸陰。蚤伏詩名壓元白。細

看佳句用工深。天台山下草堂深。樽酒時倍釣史傾。屏跡分甘歸賦詠。  
放懷誰復羨公卿。幽棲幸免牽榮辱。高遁何須隱姓名。洛汭詞人通顯後。  
願來相訪伴山行。次仇待制韻。腐儒奮跡自山東。疆欲區區效小忠。  
恢復中原雖有意。翼扶輿運恨無功。辭榮歸去營三選。念昔何顏總百工。  
海不揚波邊堠嘯。疇聞飛牘奏膚功。昔違軒陛歸臨海。頗幸棲身吠詠  
間。混跡每尋樵叟伴。放懷常羨釣翁閑。君恩深厚司留鑰。野性彷徨戀故  
山。異日公成勲業後。中車無惜過柴關。次鄭顧道韻。南郊同賦出郊  
篇。大觀年中同出郊。州東郊。觀鳴玉泉有詩。顧道子園。依志行同。二  
紀光陰速箭傳。祠館退歸非素志。神藩承乏愧前賢。羸軀豈願留湖外。清  
夢時驚到海壖。待得秋風歸舊隱。黃鷄白酒養衰年。不讀離騷不著書。  
竹雞環合野人居。開鐫細酌山中酒。掛壁閑看卧雪圖。出處似非  
選似是。官名如有亦如無。故人意厚題佳句。豈為踈狂鄙接輿。甘

### 老堂

宋楊誠齋詩。甘老堂為張仲寅題。屏山十論扶聖心。甘老十  
封。上與阿旦雙周公。薦渠金門可登仕。金門送渠外臺試。渠儂掉頭不肯  
行。有雪可釣月可耕。思山紫巖椽來大情恩。江白魚。紅樣个。綠蓑青。弱霞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九

上卧。不知畢通明。眎東西。過曾丰詩。功名鏡裏猶黑頭。誰子速之營黃衷。  
四朝元老。人姓周。掃三大字。蟠龍虬。元老之門。幾從遊。天上公子第一流。  
十論較之。過秦優。記室有勞。無束脩。郊霈異恩。小相酬。過而睨之。海中漚。  
從渠進進。吾休休。督中一壑。復一丘。酒發詩豪。不宜搜。風月自與。毫端謀。  
木奴竹君。歲所收。不翅漢家千戶侯。歸哉老矣。鄉老堂。宋韓維詩。未到中年  
餘何求。孤窗吹薰味悠悠。孤松野鶴無春秋。便掛冠。一鄉三老北溪寒。廢興有命知猶早。去住無心遇更難。輕物想能  
閒似夢。愛山應是好。如官莫言林下何。曾見待向圖中畫與看。答杜李  
錫觀鄉老堂。華髮蒼髯亮直身。誰將綵筆欲傳神。論公顧我常流汗。好  
事煩君為拂塵。漢闈寂寥班氏贊。伊川瀟灑白公真。懷賢却坐酬佳句。空  
覺中郎善愧人。宗老堂。羅山志。吳鑑宗老堂詩。八十即君類若翁。一門  
重見堂懸宗老勝。大勝身襲列封侯。官遊良苦端居樂。小弟輸兄冰雪容。  
何其詩。歸然獨存靈光殿。再世襲封康樂公。此堂宗老正類此。畫在相傳  
衣鉢中。佳人一笑紫玉蕊。願公壽考仍歡喜。子如父兮父如子。燈燈接續無窮已。養老堂。元史王思聰傳。  
思聰延安人。素

力田農隙則教諸生。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慶老**

**堂**宋王安石詩。板輿去國。宣三年。潘安仁尚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宣二年。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華屋歸來地一偏。種竹常疑出冬筍。

孟宗後母好菊。今宗冬月求之。宗入林慟哭。菊為之出。開池故合涌寒泉。寒泉孟詩事。身閒楚老猶能戲。謂老萊子年八十。衣綵為嬰。戲於母前。道勝鄰人不更遷。孟母少與軒居近。差軒乃為著。母曰。此非所居也。去居市。軒後戲為商賈。又曰不可居也。又居學館之傍。遂為天儒。嗟我強顏。

無所及。想君為樂更焦然。言已不遠。養見他人之心而悲感。

**息老堂**宋劉侗詩。息老堂為福州黃檗山確禪師題。項來法席如師少。老去生涯似此無。直寄天年護龜鶴。聊收化日到桑榆。蒼環作抱三臺壯。縞帶明空一水紆。時拂東齋環雲衲。更開南粵隱居圖。買山支遁初無費。示疾維摩本不徒。夜雨龍腥飛別澗。晝烟禽哢落高梧。齋餘短捉清生塵。坐久柔團暖稱蒲。三樂榮期猶俗物。二毛潘岳信拘儒。禪林彪虎新眠熟。覺海烏藤舊攬枯。不學昔人悲噉遠。已將茲世脫魚濡。

**壽老堂**元郭昂詩。罷施霖雨。負幽堵。松菊叢邊竹石間。

萬孔曉烟含碧落。一簾晴雪捲西山。香熏綉帷金猊暖。紫雲護銀屏寶鳳閑。蘭玉滿前花萼麗。白頭爭看舞衣斑。**榮老堂**

宋楊傑詩。知節能全節。解榮老更榮。閑居玩圖史。得意傲公卿。自有琴箴匣。何須金滿籩。子孫承義訓。力學重清名。**休老**

**堂**宋楊傑銘。妙高峯頂不任正。處處耶離城。別開一路鐵鉢銅瓶。為中門外老胡。一葦橫度。珠璣。只要雙親佚老宜。春酒儘堪眉壽介。斑衣長似乳時嬉。婦垂鵲髮倍姑嫜。翁捩銀髯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鷄窠猶自拜孫枝。

**宜老堂**宋姚成一詩。宜老堂為呂氏題。此堂清不着。記三山陳姓最著。有諱元禮者。隱德未耀。當時名勝。依替友馬澤之。是為族從孫。能力學不墜家聲。踰弱冠之三歲。負笈游西泠。以昌厥學。涉八年。始預漕薦。於是思榮親之計。則曰。始之出游也。蓋不得已。時大母春秋高。父母雖能盡子職。供父道。震孫為子為孫。其可一日居于外。歸舍未幾。歲在乙亥。天子有事於明堂。澤之大母年百歲。格當為命婦。即臣未鄉。蔡公上其事。詔從之。鸞誥金鉤。自天而下。鄉閭榮耀。以為希濶之遇。澤之

**娛老堂**宋張侃拙軒初堂。娛老堂。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二十八

十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八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八

永樂大典

猶未滿。擇婦奉兩世之親。雖菽水之權。踰於鼎養。父母每諭之曰。吾家素  
有清貧。於子職婦道。固敢有闕。汝既有分寸功名。宜自力於學。萬一入手。  
庶為父母之榮。澤之濡滯。其行久而再遊於湖。今三年矣。忽謂某曰。父母  
今七十有五。即所居扁曰娛老。蓋欲齊大母之壽。其後帥臣如蔡公者。舉  
已成之典。則寵光再至吾家。震孫亦不敢廢舊學。以幸造物者之興憐也。  
某曰。澤之可謂善為人子人孫。而父母可謂善為人父母也。澤之有子五  
歲。能誦詩百篇。朝夕嚶伊。親側如澤之待  
大母時。世世相承。以濟其美。其感也歟。及老堂 宋胡銓滄庵集

房姪作壽堂。蓋長房為繼母作也。孝為人之本。惟仁為壽之基。念斯  
堂之作。蓋榮親而名之。人孰不事其親。事繼母為尤難。喟顧成之一  
念。若死愧閔生之三。單繫教臣之進。粥。曾不知過庭之象。寒。察察相望  
數百禩。若史炳炳。其若丹。換骨靈砂。化鐵成金。噫。嘻。孝子化虎為仁。羗封  
人之錫類。若舉穎谷。以皆純。建安豐之至行。若  
亦結美而鍾醇。吾苟未瑤然。若尚成題於斯人。如老堂 宋吳芾詩  
覓封侯。老去知非萬事休。薄有田園能自適。不妨賣劍買黃牛。一堂風  
月一床書。隨分琴樽樂有餘。試問東軒遮道客。何如歸去狎樵漁。

### 會老堂

宋蔡寬夫詩話。文忠與趙康靖公。同在中書。相得歡甚。  
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  
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  
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忠。此會今  
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  
堪酬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公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  
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  
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許彥周詩話。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  
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靈運傳  
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  
如此。灑水燕潭錄。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  
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于穎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  
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穎。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  
酒於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  
之句。天下傳之。呂原明雜記。正獻公守穎時。趙康靖公。自宋訪歐陽公。  
于穎。與公二人會燕於歐陽公第。因名其堂曰會老。後公守河陽。司馬文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正公范志文公自洛來訪。因名所館曰禮賢。是二會皆有歌詩樂語。咸傳于世。范博夫寄詩紀其事曰。會老名堂清穎上。禮賢開館大河濱。蘇子瞻和歐陽少師韻。一時冠蓋盡巖終。次日。巖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舊德年未宜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續曹參為齊相。嘗避正議以延蓋公。定應床下拜梁松。厚兩楹有疾。梁公候之。拜床下。後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待。夫其序乎。素魚自曝開箱篋。續世說。新隆以七月七日曝書。科斗長收。古鼎鐘。科斗詳見石鼓詩。汪子仁謂歐陽公收古鼎鐘銘刻最多。見集古日錄。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續東方朔答客難。言以筵博鐘。宜能指其音聲。韓詩未野不回頭。有如寸筵博巨鐘。後曰。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身。汪云。從。讀如及春之春。

喜老堂

宋史浩詩。生處本恬淡。得喪成酸辛。婆娑鬢漸秋。天地一閑人。戴老堂。宋王實之詩。戴老堂為城。城西戴老堂。熊九甘子嗜。鷄饌飽親嘗。至行薰吾里。精心契彼蒼。定知家慶遠。蘭桂騰流芳。環堵陳圖史。高堂奉旨甘。桂枝和月種。萱草闌春酣。玉帝垣居北。老人星現南。重我忠孝責。硬作春梁椿。

巖老堂。赤城志。堂在仙居縣聽事東。皇祐元年。令陳襄建。按陳先居詩。白註云。雲巖池引水。經竹林間。以環流釣翁名臺。留坎嘉魚名亭。未知在巖治何處。今不可考也。巖老堂詩云。手持養性書。此地學煎流。身類龍蛇。蟹情深木石。居先達成進。復正靜得中虛。何必求深德。幽蒙是所處。徐融和詩。大老富詩書。不煩耕與漁。巖同傳說築。人學仲尼居。靜性觀三極。窮神味六虛。欲知休復意。仁義是蘧廬。章望之詩。和前韻。巖前未老客。期在老樵漁。村俗多閑暇。開軒適起居。讀書明治亂。學易體盈虛。頻許相從否。吾將當故廬。山岸老堂。宋沈氏三先生集。岸老堂記。岸老既歸于溪。其以白其心。若頽雲之淡。太虛也。蟻鷄其形。支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于上。不私其綠。而休予以茅丘之美蔭也。滌澗虛納。物來不辭。而濯予以靈溪之浩浸也。非步非騫。胡胡然循階而鳴者。壇予以潤崖之冷風也。仰之在顏。願則在几。圭擁而繪張者。望予以四旅之群峯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履之而以跣計者。吾堂之衷也。十抗之。以為席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抑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不瞻。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策而過者趣與人謀也。苟足于是。而無所羨。故吾謂之乘。品而躡飛景。則彼且以為揚。拙為蛇味。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十二

也。吾謂之坐泰山以浮渤海。則彼且以為一蓬之梗。與鷓鴣之鼓也。微陽始升。至于飲陳而畢。歲物隨之。或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以為集。一以為雉。是非相粹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履之若乘雲氣。小陳容鼓車。半估當一國。以彼之富。視十珪之溢。若營丘之與一鈞。然且不願易之。非以美奧為不足慕也。棲鷺以桶。決呂梁以溉。厄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風雨。雪霜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為魚草木。相與遇于綠延。翁託不機。不藝之地。飛者相與遇于翔。伴勾輓之和。走者相與遇于決擲。角脚之樂。容相與遇于相過。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器之適。五行不待召而至。與之為漣。漫與之為無間。雖有其餘。無所受之。鷄不才於飛。而羽生于蹠。累然之贅。無補於騎。為方且睢盱。鐘鼓之傷。而忘眩視。

### 二老堂

與地紀勝堂在成州。裴公湖繪老社。東坡傳。合祠之。韻語陽秋。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

荆同株之義。作倍荆亭于西園。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樓。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由至。諸山皆在目。植花行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饒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鶴原暮小沙水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十三

### 三老堂

與地紀勝堂在玉山縣之法海寺。畫維摩詰與南禪師。李尚書

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彌大。三像。元一統志。堂在台州郡學祠。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卿之之明德。後進爭慕者也。堂在和州。元祐守臣孫賁建。三老。即劉贊傳。堯俞。純仁也。歷陽縣志云。皆嘗守和州。擊嘗從外舅任。公粹久留郡治。胡彥國詩云。歷陽賓主昔多賢。三老風流二十年。獬豸冠中曾補袞。鳳凰池上迭擎天。宋劉摯詩。堂故殿中丞王公築于別墅。公自稱逸老。故太常少卿。卿公稱拙老。兵部郎中士公稱野老。三老相與會堂上。因名。三老非隱者。鄉里道義人。緇交何綢繆。白首情益親。進退小或異。歸于重其身。逸老田北郊。築堂北溪上。野拙彼二老。招邀日俱往。幽泉美清冷。平野得遐曠。謂近隔城市。謂遠非山林。青岑落尊酒。白雲貯衣襟。歲月付清醉。志緼還長吟。頽俗可以敦。始風為之重。人生苦飄忽。事往真幻夢。但聞三人墓。蕭蕭木已拱。榻未撫陳迹。春衣吹我衣。牆邊見殘葦。屋角懸斜暉。雅琴感今昔。遠鶴驚是非。世故無足言。徘徊壞墻下。思人愛樹木。况此歸然者。子孫固無忘。又將告里社。秦觀詩。趙少師張少保。趙通議。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塞謬橫秋霜。高明麗朝日。並道謁溫宣。連科杖

甲乙東南莫藩服西北馳使駟解鞅環堵安岸憤種粟屈群姦憚學效東  
廢起吐叱至今領麾地謳吟遍蓬華出入雖異途歸結固如一晚歌方內  
遊把袂訪深逸雲壑慶安車川風使飛鷄酬獻埃墟外珠玉在揮筆風標  
傲松鶴顏髮移丹漆遂令吳越人藻繪資稱述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  
辟靡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  
四老堂元一  
琬琰琢高詞龍蘭燦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謂楊損之仁傑及楊武仲楊成童是為浣花四老唱和有詩端平兵廢建  
康志堂在轉運司韓元吉作記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掾得請補外  
上不忍其窮而猶以為可用也俾潛於江東予平生喜交游其在中朝所  
與遊多天下知名士遇退食之隙及日之休暇則亦持酒賦詩紉繹文史  
講論古今以為樂既驟膺使者之寄矣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繫倅  
倅不得款雖強之亦往往不肯盡其語輒去而潛之治頗有軒亭之故花  
竹之茂職事稍閑可以周游閑放而無前日交游之感與共此者予方以  
為恨也歲十二月予兄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養弟元略  
諸頗已自適而友人雁祐父乃自吳中來過得之益歡明年春都陽章冠  
之復從儀真來館於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休間以吟詠論難而談辯鋒

起嗟呼之聲聞於外向米索居之數若醉而醒病而愈也蓋留連累月其  
為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  
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吾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  
倦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  
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  
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者蓋皆生於窮旅而長於貧賤容貌蕭然以衰鬢髮  
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故解其名而不可得耳又四人者志尚之  
倅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於此蓋將相期老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  
識也然祐父嘗於文章仕而未達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  
子雲乃僥倖為郎以蒙上之任使子雲既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  
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既老而果得自逸於山林回視今日  
所以名吾堂而為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愧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  
故而傳後之來者固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  
夫二月己卯記宋張守昆陵集記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  
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毗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我歸太  
母泊三棹宮於是疆場教寧淮浙莫枕而余以病瘳里居無復異時驚憂

轉徒之患。乃於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繞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移不陋。隨吾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為一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詩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既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屨。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繞數畝。東西逼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怪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益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於沉篤。俯仰笑詠於一堂之上。固有餘於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頽然四翁。幸選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僕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釣樞。在坐為誇耶。於是名其堂為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奉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秘閣為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為浙東鹽司屬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戲題四老堂。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二十八

始收身。蒼顏鶴髮。團樂坐。知是時平有幸民。兄弟當年七業興。精神如鶴。齒如冰。升沉存沒。今如許。且作隨堂粥飯僧。已是平頭六十人。江湖身老。寸心存。明憲淨几。翻經卷。深炷爐香。答主恩。一派荆溪。過枕前。喜從人境。得幽偏。直疑身在烟波上。卧送飛帆。落照邊。堂後堂前。竹與梅。老人多半手親栽。從他更着閑花草。亦遣群芳次第開。四時花草。逐番新。衰年華過。眼頻。景物無窮人自老。新花應解笑陳人。繫舟長傍柳堤陰。曳杖時穿竹。迳深。雜草浣花。課僮僕。更無餘事可關心。多病經時不著冠。岸中長對倦雲閑。年來哀謝交游絕。靖節柴門不用關。鶴養丹成。麻養茸。群叻對舞。傍哀慵。待看仙骨。他年就。同訪蓬萊第一峯。高嶺偷生計已疎。橘中樂事亦區區。洛陽耆舊。今黃壤。會有人傳四老圖。周麟之詩。四老堂為張參政作。散策相從倚玉鳩。不須更伴赤松遊。林塘在眼。供舒嘯。花鳥催詩。好勸酬。一座幾盈三百歲。公四兄弟年皆六十餘。四翁官壽八十秋。堂前風物如伊洛。尚欠香山與石樓。西望斜川烟霧低。荆溪東下泛清漪。夜來風雨秋懷共。春草池塘畫夢遲。江左使傳花萼集。曲中休奏戴芝詞。安車不日懸鑰。至銀角。桃枝上玉蟬。仲并詩。并序。伏承宮使參政大資先生。暫茲均逸。從容里閭。築圃蔬池。曾未幾。日佳花美。竹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行列相映。如舊封植。堂曰四老。與侍郎中提幹朝夕嘯詠燕息其上。門下士有賦詩以獻者。某不得以淺陋不能為辭。謹課成七字四韻律詩二章上呈。好上清班冠紫宸。抽身便作最閑人。疎梅茂竹幾多日。曲檻方池隨處春。兩兩眷令聽自好。重重華萼見長新。靈椿一樹婆娑甚。穩覆家庭四老人。即侯氏靈椿一樹也。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公里門曰格桂云。使勝從來三戰鬥。良金如友玉如昆。天邊鴻雁空千里。堂上瓊篔共一樽。自昔披榛扶社稷。幾人衣錦向丘園。商山曾為留侯起。東作侯家異世孫。

**五老堂** 元一統志太子少師杜衍以祁國公居睢陽。與禮部侍郎王洙。司農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駕部郎中馮平。時和公八十。渙九十。世長九十四。貫八十七。皆致政在鄉里。祁公用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故事。作五老堂。嘗賦詩酬倡。怡然自得。宋城人形于繪像。以修一堂之盛。元蕭勤齋集序。五老堂者。咸寧張侯時舉暨其弟時中時獻為其父母世母叔父叔母而作也。以五親者皆享眉壽而同居。故名之。蓋時舉父詳。議君壽八十有七。母薛君八十有四。世母王君八十有三。叔父知事君八十有四。叔母董君七十有六。年雖皆至而視聽聰聵。步履康強。知事君雖嬰末疾。而精明不衰。飲食如壯者。五親者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十六

食於斯。飲於斯。燕笑語於斯。熙怡雍穆。日復日焉。不知身之老也。張氏縣祖萬戶君事曾叔祖隱君。考監軍府君之事。父兄詳。議知事兩君之事。祖父母父母皆盡愛盡敬。故時舉輩遵守儀架。愛敬二父三母。一無異焉。而五親者平生無一言之相齟齬。尤人之最難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即五君之壽考康寧而觀之。則所積善不善可知已。天道不僭。寧不信哉。時舉屬余叙之。將求當世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歌詠之。以悅其親。且垂法後裔。蓋自監軍府君不忘文儒家法。雖軍旅中。圖書不廢。而詳議君生長習氣。日以把玩詩卷。字畫欣然忘息。而凡世之聲色異端雜學。一不經目。夫子之視親。苟可以悅士志。虞耳目。咸得為之。弄雛戲班。皆是也。故不能拒。不知余之文。能使命尊君一解頤否。然而諸賢之作。銜金而憂玉。韶灌奏而鸞鳳鳴。自足以悅神情。忘百慮。為引年之一助云。大德乙巳。丑月五日。書元同。起詩冠帔簪紳。五老人。無窮宇宙。一堂春。須臾起滅。空蚊蚋。驚見寶祥。鶴瑞新。

**六老堂** 南康志郡治東園有堂。面對五老峯。南渡以前名鶴瑞新。五老。乾道間。史守侯重建。下有小放場。宋文公名以武觀。嘉定甲戌。趙守師夏。取歐陽文忠公六一之義。改名六老。且為之記。趙師夏記云。五老各峯。未知其所由來也。廬阜諸山。循江而東。至彭蠡

之匯贊然特起析為巨石駢首離立者八九而尤高且大者五焉秋吳情  
 吳排雲倚空平揖河漢而崖谷嶙峋有冠劍觀我之貌書土剝落無草木  
 姿媚之容至於端嚴森肅之意真若有更歷憂患凌厲冰霜之操者其伯  
 夷太公之匹亞國綺之伯仲歟意者五者得名其或以是夫廬阜之奇甲  
 於天下而五老之名又冠於廬阜問廬阜者必以五老對五老稱而廬阜  
 諸峯皆辟易矣其為此山之重如此余平生好為山水之遊勞而不倦凡  
 東南諸山號為奇偉勝絕之觀若四明天台之巔石門廬山之麓鐘阜之  
 雄深錢塘之明麗拖舟於幔亭之隈泛觴於蘭亭之奧與夫烏石懷玉雪  
 峯金華之勝苟有見稱於世者未嘗不躡履羸糧周覽而徧歷也獨所謂  
 廬阜天下之冠古今所共稱者乃以遠而未至於余意為何如也茲以明  
 詔假界郡符承命而來恍然不知此身在廬阜之陽五老之下顧非天香  
 然而向之所謂周覽而徧歷多者不過一再至久者固幸亦涉其流得其  
 粗矣然未暇如其華而嗜其歲也辟若高人勝士相得於邂逅之間而覩  
 而心未晤言醺而意未通何足以為真相知也今余此乃以官事之餘得  
 與五老人者揖讓於几席之上獻酬於尊俎之間自暑徂冬以旦以暮其  
 風雨之晦暝烟雲之出沒與夫朝嵐夕靄變化而不測者相對入神欣然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有恪奇謂得其心而通其意者矣嗟夫余既衰且病肉緩筋驚髮毛種種  
 固已不足自奮於功名且將罷遊息交休養殘暮雖向之故遊未盡其趣  
 者則亦不暇如其華而嗜其歲矣將遂結茅於款欵岌岌之間問道經於  
 白鹿拾靈草於青霞依五老人者而終其身是五老人者必不我拒而不  
 知邦人其許我乎否也昔朱邑有言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  
 鄉後世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呼為吏當如是矣余無德於民其敢以此望  
 於民乎哉作屋數椽寓之郡圃與峯相直名曰六老之堂暇則遊焉所以  
 示卜鄰之漸而占邦人之意也嘉定乙亥二月甲辰既望記宋戴石屏詩  
 陳寺丞為僕寫赤壁詞有客長歌廬山脚下開亭館素此千峯百嶂何  
 遠少大書池上墨少陵狂作醉時歌碧荷秋老香猶在好片夜深明更多  
 五老揖君天上笑**九老堂**漢武帝內傳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  
 把盃相對酌金波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  
 長察丘岳之高卑名立天柱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  
 靈仙蓬萊丘以館真人永水神乎極陰之源樓大帝乎博桑之墟於是方  
 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元一統志香山居士白居易  
 作九老詩并序唐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齊嘉

子亦次焉於都弊居履道坊合尚茲之會各賦七言以記之其年夏又有  
三老年殆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以一絕贈之李元奭年一百三十六  
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時狄蕪暮以秘書監盧貞以河南尹皆年未及  
七十雖與會而不列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果年九十衛尉卿致仕馮翊吉  
敬年八十八前滋州刺史廣平劉真台年八十七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  
振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慎年八十三前永州刺史清河  
張渾年七十七刑部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四

### 友堂

潮州三陽志郡之韓山後有東湖四山  
書白居易年七十四

### 師友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銘師友堂為湘鄉蕭定夫佐撰 湘鄉  
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

公建炎間避地荆門外王父為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莫居南嶽實昉  
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奉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友佐繇是亦獲拜宣公于  
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  
進德脩業請問文公不鄙而幸教焉歲月怡邁大懼無以述績師傳承負  
先志嘗稟釋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內建  
安真公為文題議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三十八

十八

文語名二內曰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教來者余以學未能信謝  
焉而請至五六乃為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  
父生母育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  
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喻德  
為己之功極於成物其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教僅擬金龜其次愈降  
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為人師雖官學校循格計資  
况於朋友亦罕古誼相與以文相監以利天開周子師道復明至于中興  
世載其英前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允踐所聞  
母使往帖 建康志堂在青溪先賢祠後馬公先祖建宋喻  
徒為空文 尚友堂 良能詩尚友堂為周提宮題 先生高節照流  
俗未應名宦能勤東歸來卜築傍泉石灑落軒楹照山谷外羅君子六十  
人中有插架三萬冊一室常一日坐其間至今清興猶堪掬魏了翁詩尚友  
堂在東甌王友直題 十哲生世晚不為三代民誰知伊傳至孔孟亦學  
文古道嗟時人豈惟三代時堯舜萬古師猶云若稽古不知古為誰氣數  
有誠信義理無終窮雖居各舜地常有一簣功嗟哉秦漢後去聖益以久  
縱有間代英僅為時儒首况於隨世就功名甚者諧俗攫寵榮此於聖門

直蛙蟻已謂斯世無與別。多知正多懼。不知轉矜負。亦云知矣。恐未然。須驗此心之權度。有師舜文學周孔。有擬管樂明申韓。亦有是商鞅。亦有起異端。若言氣合即為善。是中更要分明看。

### 清友堂

宋李濱詩清友堂為呂賓峯題。惡草不可近。惡虫不可逢。草有有鈎吻。

入口裂其骨。虫中有細腰。蠶尾猶鉗鋒。人生涉世故。得不戒遊從。深心三峽浪。對面九疑峯。相須濟吾事。醞釀如酒釀。一朝臨利害。暗捷同機舂。箇中本無物。薄俗誰我容。眷彼冰雪姿。氣格天所鍾。蟠根便水石。作配宜竹松。相看世味薄。清坐真意濃。今時無膠漆。安得如駟騶。永結歲寒伴。馨香滿蒙茸。願為管鮑友。莫繼耳餘蹤。可能闢三徑。吾亦欲携筇。珠章然朋來集。清友堂為進賢吳氏作。番君之墟。匯澤所潄。北山環水。左餘右盱。君有耳孫。築堂山間。莫適為友。種梅滿山。我友之清。我堂以名。自比松竹。拜梅為兄。梅亦欣然。共此歲寒。山中不羨白玉堂前。

### 世友

### 堂

宋葉適詩世友堂為祖孫佑解元題。崔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舍德厚乃祖。義完嗟利隳。最憐常熟令。積糴不盡施。溫恭化瘴。從遊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子亦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八

十九

霄羽。登君文石。墟樸斷吁已勤。巽密審所宜。諒為前鋒近。長映客星垂。君家對山。即在于陵。葬地。餘姚孫德倫。自具從父事。和兄弟相愛友。丹衣羊食。薄厚必均。至若亦崇。鮮無變也。嘉定十一年。因舊居。獨湖為新堂。願壯。名曰世友。合銀同室。期永承不替。將請余記之。然此詩。豈其矣。

### 竹友堂

元董仲寶詩竹友堂為文將軍題。老可寓竹乃真竹。諸孫友竹如友人。託根已謂固膠漆。合節終期逃斧斤。高堂

春雨長十箇。三徑清風客愁破。當階不遺繡簾垂。故著參差映深坐。將軍壯志欲凌雲。晚色相高俱不群。太史他年收汗簡。為君千載揚清芬。

### 二友堂

吉州郡志在郡治宅堂後。舊有古松與竹對植。太守李彌遜開軒其下。忠簡公胡銓為記。宋胡銓澹庵集二友堂記

而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堂。李公彌遜於釣築間。將大用。會南方告饑。而廬陵特甚。詔公作牧。以字罷瘵。既至。櫛垢爬痒。民獲蘇醒。郡以大禮則求。所以慰憊。憊者於硯廬之徧。得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開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某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五年。窮崖恹壑。家猿狖而宮龍魚。宜於林水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患鮮鮮寡。必剛毅不回之士。然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慈故曰根也慈焉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蓋不  
 虐不慈可以言剛惟剛惟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  
 剛也方公閒於薄山日戒其中見夫種樂賦萬冷風薄人清陰潔慮則思  
 所以大庇我民以漸以漸見夫落落高標陵嶽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  
 所以上列利病與當塗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鶴對峙而  
 不受鷄雀則思所以擊姦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  
 以時物物待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仁周乎軌桑義高乎偃伯曾不旬歲  
 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  
 意會萬事不到身次聽號鍾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遠歷物表便有濛濛  
 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雖然是因可友而不可屈公將  
 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摩頂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  
 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媿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宋表起岩  
 詩題陳日華二友堂 書生作吏從朱墨官事紛紛何日足不堪馬驚對  
 敲朴寧解詩書伴松竹太丘退食何蕭然筆研不落塵埃邊前生讀書山  
 水縣今年二友來通川料君捧詔還朝日老蓋寒  
 梢應的歷此時留與後人看要使清風繼前跡

三友堂

宋張舜民書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二十

集郊學三友堂記 天子巡守而引高年臨雍而行老老諸侯之政遺老  
 失賢則有罰誠以老者人之所敬賢者治之所宗敬老尊賢為國乎何有  
 河東李公子長為邠之守乃得其要下車之初采訪人物得善士者三人  
 焉其一曰朝奉郎致仕李紆其一曰國子助教李展其一曰宣義郎致仕  
 張舜儀是三人者皆邠之士也者老悖德言行有常為鄉人之所宗信暇  
 日公詢考風俗參驗政事又與之遨遊登覽涉觀南園泛舟北湖酌玉峯  
 之泉臨涇水而釣歌舞以侑醉賦詩以寫懷皆鶴髮之吏精力敏勁藍與  
 野僕褐衣鳩杖與金珮相輝千人之騎雙旗六纛錯摩於莊遠之間公以  
 是為未足也又問其象於學館名其堂為三友以當年鼓篋之地為後進  
 式瞻之表邠之好事者相與樂成之無賢愚無大小咸相語曰彼皆吾少  
 小鄉人也以何能致是哉不以學乎以其有德也我雖民寧不為善願嘗  
 犯法以辱公之廷我有子孫不俾之學碩為游手末技邠自是犯法者少  
 而學者為多于時好賢尚德之風藹然見於西土予聞而賀之公及三友  
 曰吁是三人者生長同鄉里學同舍任同籍老同歸幸而優游晚節又得  
 賢太守發明平素以風勸鄉人仕雖不遠要其報亦可得不謂之充矣乎  
 心同迹異後作者之七人官小家貧望洛中之九老虛堂東園方隆禮於

蓋公解榻南州。豈獨賢於孺子。風流可紹。紀述何慚。臨印記梓。惠太博楊  
 恬三友堂詩。并序。火井縣廳事之後。有小堂。昔人榜之曰思政。余惡其名  
 之浮也。將有易之。而堂之北。贖青山。當其前。鳴泉出其下。脩竹環列其左  
 右。竹之賢固古今所重。而山以至靜。出雲雨。生萬物。泉雖激而行之。萬折  
 曾不變其就下之性。且能隨物賦形。類古得道者。是三物皆可友也。因以  
 三友命之。縣固褊陋。無燕息之所。堂之前。甯去廳事不及二尋。闕廳事之  
 北。扉則決。訴訟省。文業。接賓客。起居。食息。無時而去。此所謂三友者。蓋不  
 斯須離也。既易其榜。因為詩一解于堂上。來者之于三友。賢之乎。賤之乎。  
 則吾不知也。此君高節。貫春冬。山色泉聲。旦暮同對面。便為三益友。終  
 朝相伴一衰翁。病嫌細字無心讀。老厭閑花過眼空。賴有堂中不言客。冷  
 顏常共北窗風。憲使察院頓公留題。元符二年二月七日。按部過邛  
 州。火井縣三友堂小酌。楊公天隱嘗令此邑。以山水竹為三友。余益以風  
 月為五賢云。七盤一何高。蒼翠淨寥廓。夜雨濯杉檜。春風散芝藟。細雲  
 散巖色。細逕度危箔。邑改井已泥。空餘漢城郭。土瘠漫生茶。人稀時走獲。  
 昔耕因園空。塵埃簿書閣。縣圃何蕭條。半櫻半零落。偃蹇大夫松。委蛇君  
 子鶴。試登三友堂。借問何人作。皆云楊先生。好詩心淡泊。乘興山水間。此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八

二十一

君供獻。昨琅玕無俗韻。仁智有真樂。取友信可人。自待宜不薄。我來宴坐  
 久。寂寥無唯諾。明月來徘徊。清風自蕭索。因留風與月。相對成清酌。蟾光  
 照金尊。餘輝射杯酒。輕颺入朱弦。彷彿奏蕭勺。雖然造忘形。神交通博約。  
 醉號五賢堂。醒來資一嘆。朝請即提點。梓州路刑獄。公事楊恬和。昔  
 居山中。誰見親青山。對面同笑粲。引泉養竹與為友。徜徉不覺冬復春。三  
 年相看不知厭。聲音笑貌無久新。雖非多聞與直諒。堂堂不愧琴張仁。已  
 將物我等一致。政自兀兀忘存身。雖群索居亦已久。譬如形影今參辰。強  
 託鳴琴寓風韻。欲憑妙筆摹精神。繡衣使者古君子。天球大訓東序珍。胡  
 為喻蜀久持節。登車攬轡勞拊循。竭末堂上寓幽賞。不為豺虎埋雙輪。悠  
 然獨酌對三友。更邀風月為嘉賓。謝拙忘形許入室。李白對飲成三人。寄  
 謝山中五賢者。德不孤立當有鄰。寥寥千里十餘載。乃逢青眼屈復申。東  
 齊西周兩餓吏。展禽東魯一紉臣。引而高之自孔子。不爾埋沒隨埃塵。君  
 不見黃梅嶺上一拳石。意氣已若驕我民。黃楊五賢堂所對山名也。張南  
 軒詩題三友堂。寒憲政爾念蕭瑟。况復故人跡近音。憑欄為子賦三友。  
 使覺冰霜千古心。張舜民畫樓集。郊守李中散。取鄉人謝事者三人。繪像  
 郊學。號三友堂。予已記之復徵詩。出仕歸來義兩全。真從髻髮至華顛。

儒冠繪像為三友龜佩相輝是四賢莫與後生論損益且於見世作神仙  
東都九老誇榮貴未比南幽德行先余謙一文安家集三友堂詩 歲晚  
惟松竹於梅伯仲間藉  
**四友堂**襄陽志魏恭於此有四詠詩謂竹  
溪并白水着个老屏山  
柏格松也清湘志堂在縣治西偏

縣令黃子成建 江萬里記 全灌陽令黃子成書抵于願有記于四友  
堂問所謂堂直縣治西偏屋繞三楹蓋子成以政之暇賦功慮材稍變埃  
陋其以宣底滯而明慮遂標之曰四友也問所與友則儼立其前者松  
其後桂其中夾梅與令四也灌陽介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荒寒枯落  
雖甚清省無事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有所不屑於此為躁為惰非漫不  
訾省即威氣鋤刻之其下必且爭氣拂鬱則有甚汗漫簾梗者矣雅聞子  
成靜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求事情審實真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通  
爭委邑庭常空竟歲無笞罰且出視事不過食頃輒終日相對寂寂清露  
者玉雪者瑤所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者而流友之云耳子同子成生  
廬山之陽取其故極知其意氣悠然生事作業絕不營獨寒若自課不一  
日輟業從其俗委心師友脈理灌輸踏省門未得策名其為武人偶夫路  
誤入仕正與寒士等妻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栖栖羈旅殆衣服飲食不

如其私宮室起處不如吾廬乃皆安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  
安樂樂而喜從事是真足書者也雖然紆墨綬佩銅章後來繼今者子又  
將有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君也湖廣之友見謂天遠小吏易有忽  
恣多以不能聰明才智者少其民必致設志費大立名自造威福貪不畏  
人慮非顧計彼益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汗望望若將浼我疆而附曰四友  
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令之友桂友松若梅乎無亦桂松與梅求友於令  
而後為友乎淳  
**五友堂**元一紀志堂在城西沈清臣有  
祐庚戌仲冬記 取江山風月與太守而為春  
**六友**  
與地紀勝堂在瑞金之圓通院本宣和間邑令鄧衍並方度貴簿張  
參東尉余誼西尉方某監務柯常同登政和甲午進士科因建六友  
堂於寺宋魏鶴山大全集題羅季能為六友堂 羅氏堂中六  
友圖要求紙尾數行書若於此味真知得着甚言詞乞與渠  
**孝友**  
**堂**宋真西山讀書記給定己及眉舟被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  
佐洋川幕府將西歸途涂而過我馬居一日從容言曰堂之先以詩  
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其家雖貧而其行其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燕  
於無窮初曾伯祖己子以曾大父之子為之子是為先大父大父之事親

也。躬躬如有畏。康康若不及。雖北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親晚喪。明甚貧。無兼侍。大父日聚徒。營命合。間有走數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澣。灌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所欲。推避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澣歸墓上。率榜徨弗能歸。伯父晚嬰末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贖之。女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素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呼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虛以祀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詹題榜。惕然有勗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斷一言記之。何如。子為之歎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人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况親之遺體。

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盡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為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以推避。不明後壽之義。則纖微利害之必計。何況於生死。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為道心。發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斯於後者乎。若未妻子具而孝。衷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者亦不得而略。君之曾伯祖諱崇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德秀記。國朝劉基履誠集孝友堂記。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於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其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穉穉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眾。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春于世家者。或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

二十四

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括蒼劉基既叙其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子天生。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彝倫攸斁。於是借輟鋤而德色。取算幣而評語。如賈子之云者。况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其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於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必有後。夫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宋馮縉雲先生集題秦母氏孝友堂詩。高堂麗丹雘。燕衍謝迫隘。揭名屏物色。所取一何邁。艱難不平後。南陔日廢壞。借鋤記父恩。終臂飽兄最。惟君肖古先。學識洞源派。尊承天倫重。愧報絕纖芥。遙遙曾閔心。千載知勉勵。雍穆粹閭閻。里閭消繁蔓。培植誕嘉種。艾蘊珍芳稗。善積慶自餘。福履可不卦。斯堂寄丹抱。永煥曾玄戒。白華築堂下。紫荆老不斁。吁嗟

洞芳烈。世世勿剪拜。感激自成詩。謾往致壁疥。陳造江湖長。集題張仲思。孝友堂詩。筆端吐陽春。曾次着雲華。福中匠石斤。規矩隨意中。君侯道藝樂不許。俗子共深堂。埃壙外。平日文字供。默對八憲靜。不但十年種。妙語落人間。一一萬金重。平反與進脩。併作旨甘奉。只今衣五綵。頗亦笛三弄。何人侍板輿。觴豆燕群從。鵲原春事繁。鳳影天宇空。傍晚泉誰呼。或作鄰魯閔。紛紛手翻覆。納納腹空洞。汲直合居中。器博滯近用。初計拔難來。竟息慈棠訟。偷然擁書生。竹風助吟詠。更聽離鳳鳴。未妨斐鴻送。今皇志復古。俗有復賓貢。斯文屬耆儒。夏屋况巨棟。江漢繼崧高。誰當第嘉誦。縣知尹吉甫。編手辟張仲。安慶府志東。平王士點題安慶王氏孝友堂詩。誥戒康叔。詩美張仲。有子名言。時詠時諷。王生居舒。具茲行美行。或過其門。欽祚加啟。南宮瑤周卿。積善承餘慶。君看孝友堂。綵衣親未老。玉樹子成行。家業傳曾旦。功名繼覽祥。淮流波不竭。千古共湯湯。元李庭寓庵集題同氏孝友堂。堂上逍遙白髮親。堂前兄弟綵衣新。一杯椒酒有真樂。終日瓊筵皆好春。名教既無漸。孔孟家聲端。合繼荀陳。殘年企華心。猶在早晚營錢去。買鄰陳旅安雅堂集題孝友堂詩。孫伯剛作新堂奉母。而與群弟居之。母之。諫堂與弟。而遷居于此。新堂方言言。夙奉母兮周。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旋我稱觥。介眉壽。弟從兄。考執豆與蓬。我長兮出仕。母居此兮視幼子。子幼兮母憐。汝居此兮以慰吾亡母。我雖即兮故居。時撫汝兮來胥。我所思兮先人。保令德兮其永無渝。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孝友堂詩。為劉尚友序。班賦。唐虞世已遠。澆風無復淳。紛紛薄俗中。誰能叙彝倫。有美金閨序。來自桃花源。天章耀五采。郁郁多清風。上堂事父母。甘旨奉晨昏。下堂有昆弟。和樂如堯壤。以茲秉彝心。厚此風俗原。予以化家國。予以傳子孫。大哉孝友堂。宋劉後村集寄題建陽宋景高友于堂堂千載示不謬。友于堂。樞相落成文甚古。府君卜築墨猶新。宛如讓夷分隸日。堪愧燃其煮豆人。五桂必攀昆季爽。三荆不析戶庭春。夢中猶識雙溪路。安得登堂列下賓。元王秋湖集友于堂詩。怡怡和氣滿春臺。天願曾忘鞠子哀。說似升堂興起客。功夫元自孝思來。國朝龔穀。湖集題施安友于堂詩。稽山蒼蒼越之故。疆惟子之居。肯構肯堂。壤荒相須華。華聯芳。孝友之性。發乎天常。道與時泰。名與世昌。金玉怡怡德音弗忘。清溫有宜。就養無方。旨酒嘉穀。吹笙鼓篳。秋月澄霽。春日載陽。綵袖齊翻。于卿有光。稽山峩峩。越流息波。爾弟爾昆。如耆英堂。趙善璘江如河。立孝惟親。立教惟和。賢者閔生。名冠四科。耆英堂。自警編。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象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秋蕪墓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却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壁曰。貯瞻堂聖公。

像其中冠劍偉然。却人事之甚肅。

### 大人堂

戴埴鼠璞記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闕相公祠。侍郎高闕撰記。

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鐸元球。璪元珣。皆錢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為節度使。創為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答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即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億浚湖築塘。修宅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之為郡守不同。億既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闕煬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闕相公者。以煬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祈禱者。不可瀆其尊。而請於闕。後遂知有闕。不知有億。今又有闕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訛為吳太傅闕澤。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下。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蓋為無

據宋黃應龍壁林集謁大人堂人者天地之心也必此心此德與天地同而後為人之大神得此名而廟食茲土必有以享是而無愧者也其以書生備員闕幕泄職之始禮盡奉謁其詩人堂吉安志司戶廳在必有開發其未至者乎敢祇肅以告

### 詩人堂

吉安志司戶廳在

虞象以唐詩人杜審言嘗居是官故以名元李希遜雲陽集詩人之有堂舊矣自杜審言為吉州司戶參軍及其既沒而後人遂以司戶廳為詩人堂此堂之所由始也郡志司戶廳在州治西南實今廉訪分司之近其後又寓拜詩人於西原山寺因循且百年淳祐中州學正危志以白諸府公得龍剛之地廣袤十餘丈而營焉為堂三間又充廣之如其數而詩人使有專席之地世遠事遠屋既不存而地亦湮沒西原寺僧仍以其西廊一間為祠祀會拜之所褊狹卑陋以迄于今至正四年今太守燕山高侯為政且一期矣滯無不疏廢無不舉於是郡士劉銑謝縉翁合辭以詩人為請侯遂至寺謁焉慨然歎曰異端之不可加於名教尚矣今乃使唐宋詩人歷代忠節名勝之士依乎僧廊安乎不正之則予之責也遂博謀於眾得隙宇於郡庠西後倚先賢讀書臺不數十步乃與郡之長貳固視詳度議以叶同侯獨備中統鈔五百緡察屬士庶助費有差凡綜理悉以委之

縉翁於是擴其舊而增其新大其規而遠其圖越明年二月戊寅侯率郡士行禮于堂衣服有章籩豆有秩少長有序几筵有容此則堂之所以威於今日也夫以司戶公之高才下視一世而其孫甫遂為忠憤然於為文章為百代宗至國朝得封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然知其當祀而祀之非其所者不智也知祀之非所而不能正之者無勇也今侯之來也智足以辨之勇足以行之使是邦之士得拜詩人於斯行鄉飲之禮於斯依聖人之宮墻圍明時之禮樂不其盛哉雖然斯堂之建所以祀詩人也而歷代之忠節在焉是邦之士登斯堂也則思所以慕其人慕其人則思所以景其行此又侯之美意蓋相與懋成之若其助費之數則具以姓名載之碑陰云人詩云詩人堂上客載拜杜象軍大雅今誰繼高風自昔聞魂來花外月吟斷樹間雲千載龍剛會因詩倍億君

### 愛人堂

蘇軾詩川集愛人堂為李贊仲賦讀書當讀孔孟書我

飽尚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拾青紫口但瀾翻復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灌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佳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以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瘼古之循吏誰為儒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曳侯王裾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鷄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為長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養善類惡者誅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膏澤流海隅。不願力田。願賜舟。不願板。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為親娛。活人

堂 張敬齋詩。贈仙浩。養蓬萊山。煉成九轉黃金丹。丹成不忍都餐餅。刀圭留得活人間。上池之水君曾飲。吐嗟取致千倉廩。祝君更學寶藏

公。兩月起。連到三品。唐張寶藏。路逢僧指之。曰。六十日。官至三品。時太宗患氣刺之疾。詔天下治寶藏。數乳煎。早服。服之即愈。連得三品。文官。受滿

愛民堂 杭州府志。堂在清暑堂東。淳祐九年。安撫趙與憲。建明。年四月。理宗皇帝宣引賜御書愛民篇。因以名堂。豫章

績志堂在南昌府清臺。紹興二十八年。副使李邦獻。建以陞。辭曰。玉音訓。以愛民。故為名。今在正廳東。史運判。彌念。改築。存其舊址。温州府志。堂在

平陽縣治廳之西。宋劉質夫記。廣信汪公季良。治平陽之明年。去除廢。興誠惠。決字。作堂于廳事之西。名曰愛民。至哉。心乎。豈惟一時。誠有望於

無窮也。夫天愛民而托君。君愛民而托吏。吏受君天之托。以完萬命。忍坐。視其顛濟而不抹手。居高廣。則思無虞。服鮮煖。則思無衣。味甘肥。則念糟

糠之不給。聞銜鉤。則憂呻吟之無告。疾心撫摩。備盡於恤。此仁人君子之。至心也。然世孰無是心。而有不愛何哉。今夫螻蟻。經於路。徐行者。知避。蛄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二十八

蝶。繫於網。卻立者。思。揀。至。逐。鷹。虎。豕。而。殺。之。惟。恐。不。力。聞。其。窮。窘。迫。切。之。聲。則。相。顧。而。笑。何。不。忍。於。此。哉。徐。行。卻。立。者。無。所。利。逐。獸。者。有。所。欲。也。

嗚呼。世稱泣民。幾何不以逐獸之心。臨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貨賄。之積。取於民。若易。辨。日。浸。淫。以。動。其。欲。由。自。羅。張。陷。設。假。威。力。以。事。漁。獵。

竭。民。脂。以。肥。百。指。斯。民。窮。窘。迫。切。以。號。呼。於。上。者。日。至。邀。然。不。恤。相。顧。而。笑。且。樂。者。皆。是。也。暫。焉。意。得。變。興。慮。外。向。之。笑。且。樂。者。安。知。不。轉。為。深。憂。

歟。然則務廣吾愛。先室所欲。畏義於。闢室。攻。愧。於。無。人。見。德。而。思。凜。若。神。天。夫。念。與。神。交。必。與。天。通。則。至。理。無。蔽。有。生。之。類。皆。在。吾。仁。公。之。清。則。淵。

澄。水。徹。直。則。玉。折。產。裂。至。公。生。明。休。戚。洞。鑿。昭。乎。若。引。星。辰。而。上。也。救。災。恤。危。室。欲。去。惡。沛。然。若。決。江。河。而。東。也。實。意。所。施。民。皆。恃。為。親。父。母。公。之。

愛。民。端。由。克。已。得。之。敢。原。其。心。以。詔。後。未。為。政。君。子。庶。幾。欲。存。吾。愛。先。去。此。心。之。累。云。宋。沈。繼。祖。槐。林。集。愛。民。堂。為。涪。陵。盧。使。君。題。我。未。或。山。郡。

從。公。歲。及。暮。公。之。字。蘇。寒。乳。保。於。嬰。兒。公。去。再。改。歲。所。去。尤。見。思。至。今。或。山。民。敬。奉。盧。公。祠。借。留。既。不。遂。涪。江。移。州。慶。兩。地。雖。少。異。所。愛。則。均。施。去。

秋。少。城。役。與。公。同。試。開。把。臂。道。昔。耿耿。青。燈。期。對。床。風。雨。夜。夜。語。驚。聞。鷄。日。有。文。字。樂。唱。酬。多。新。詩。託。事。過。遊。覽。扁。舟。更。同。歸。涪。陵。五。日。留。民。物。

何熙熙道中行歌者拍手童稚嬉終歲閭里間不聞吏卒追皆曰賢太守  
父母其忍欺政成多休暇百廢舉無遺美哉輪奐新有堂崇故基名堂形  
至意愛民真天資同時王別駕舉處出一辭醉餘書榜字鈇鈞照江涓有  
客涪陵來稱頌世所稀坐想觴詠樂形留而神馳願同鄒湛輩記名千載  
垂惟公甚威德豈待於發揮嘗聞卜式語治民適其宜辟如牧羊者敗群  
當去之雪霜與雨露天以成四時威克與剛克要不傷於慈公繼經綸妙  
未易坐井窺因詩贊

### 泰民堂

蘇州府志堂在長洲縣園淳祐十年  
龔準建宋陸德輿記長洲龔令君作

一二以詔來者知  
堂縣園摘翰林王公群記語扁以泰民既屬於書且論以記予思專斯堂  
之美避者再請益勤予不可得而避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  
騰陰陽訴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  
悅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贊化之至君民  
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於民者莫  
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蓋即泰之卦觀泰之卦思所以致泰  
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為詳其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者  
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遐遺無忽於小朋亡無辜於私交泰之非實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二十九

繫於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也然則令之於民庸可忽必也居之以寬納  
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滿庭母  
頑之忿母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母邪爾思母則爾蹈當若姑歲不  
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薰為嘉祥以燭以除民其不泰乎其  
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為酷為暴為驚如彼義  
縱任法行刑愁歎不聞疾疫不聲有若渭南固念恤人利障不屏欲顧不  
澄有若陳倉率斂自營如是則氣之所關怨之所鍾形為咎證是萃是叢  
民其可泰乎一邑者天下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  
賢一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明在  
上師帥之賢參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繁臺府鼎立風  
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戶庭無滯訟田野無冤聲始至撤行往新  
之將去以空囹圄蓋十數年未有王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錢之矣  
觀君名堂可以知君用心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於  
淳祐庚戌六月落成於十月為楹若干為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  
也已君名渠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賦政固同源  
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溫州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 阜民堂

江陽謚堂在瀘州小廳西隅舊為宸章閣以歲御書王公勳徒御書于學  
之宸章樓此閣遂廢改為軒以臨荷池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撤軒為江  
陽書院移整暇堂建其上為今名取周官倡九牧阜兆民之意臨邛魏公  
了翁為篆額漢嘉薛公綬為之記曰潼川府路安撫兼知瀘州事范侯少  
才以書論漢嘉薛綬曰州治舊有宸章閣在壯猷堂之南翰奐之美有感  
於陰陽家說者移閣於燕門之前揭瀘州軍額于上而歲奎畫於郡庠置  
小屋於閣之上為崇藍之所湫隘喧雜與府治有不稱今承乏于茲每切  
病之方昕夕摩撫疲瘁未敢議興作也郡圃有堂初名鎮遠後改整暇雖  
規模宏壯而無所覽觀因撤閣址小屋而移茲堂於其上稍增廣之堂之  
高二十有七尺廣四十有四尺其袤五十有二尺翼以兩屋廣袤相稱俾  
工於三月之壬申落成於五月之乙亥與壯猷南定直如引繩屹如三山  
昭德是公記南定樓所謂三屋屬縣廣深瓌麗蜀之府寺鮮儼者至是乃  
復舊觀焉繁花艷卉炫晝縞夜既宜於春芙蓉荷芰幽香靜植復宜於夏  
視不壅而心愈遠或有補於政也固念郡之堂宇曰壯猷曰籌邊曰南定  
曰鎮遠皆屬意邊圉前後一律未有以互相發也稽諸周官六卿分職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州牧之職莫急于此此本末先後之序也

因以阜民更之于盡為我記諸綬疎然曰侯之所以移斯堂固當矣而侯  
之所以名斯堂其用意莫尤切焉昔者聖帝明王經理天下分建邦國承  
以師長統以侯牧俾其遠近相維內倡外和夫畏小懷非徒為是固結之  
勢也民之生眾矣天生之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一人之寡而牧億兆之  
衆視聽不能以周知而利害不能以察悉其勢然也唐虞之世既有以宅  
百揆又以四岳統州牧州牧統侯伯成周之制則有三孤以經邦弘化又  
有六卿以分職率屬而倡九牧倡之無他其在於阜城兆民而已阜者所  
以厚其生成者所以使之興於化也井田之法溝洫之制制遂之賦未作  
之禁均其土田脩其稼政平其賦歛所以厚民之生者莫不纖悉備具民  
生厚而有常心於是教化行習俗美而禮樂興焉所謂成於樂也甫田之  
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成周所為髦士者皆出於耘耔之餘非阜而成  
歟禹之言於舜謂政在養民以政德利用為之本切切於厚民之生九功  
九叙九歌蓋其阜而成之之序也而舜之咨十有二牧首言曰食哉惟時  
舉阜民之職而責之於州牧唐虞盛時法守則然矣三代之制雖不相沿  
襲而大法則不可易也洪範大法也八政先乎食舜咨牧之意也牧之為  
言是受人之牛羊而為牧之得不為之求牧與芻乎六卿以此倡九牧

九牧以此倡諸侯諸侯以此倡大夫師長各倡其牧而君人者得以欽承天命而盡其司牧之職矣自天子至於諸侯皆以牧為職也以牧名官者其責尤重傳載帝嘗制九州統萬國唐虞因之禹之治水所別立止於九州則萬國之多牧之者九人而已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廣而為十有二然則所增者亦三牧耳夏又復為九而商周因之秦之於民殘之而不復牧不足道也井田破壞先王厚民之政廢漢興苟且承秦不知復古然西京置十三州部刺史東京置十二州部九牧之遺制存然晉武一天下合為一雖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不復分別所領之郡縱橫紛亂亦無足言至唐正觀初始分為十道置都督稍復漢制國朝分為二十三路各置統帥又置提轉以司察之是以絲牽繩聯有條不紊夫以四海之大萬國之衆而自唐虞以來所以分任阜民之責者或九人或十人或十有二人或十有三人或二十有三人而止耳豈不甚重矣哉中興初蜀分四路各置一牧獨瀘州止稱沿邊安撫所統不過三郡其後因樞密檢詳王之奇建言始稱為潼川路安撫蓋統一道選用重臣以鎮撫之雖名公巨卿項背相望觀其所以名堂者規略亦可考也今范侯獨遠稽成周州牧之

意以名斯堂侯之用意不亦遠哉余觀諸詩所謂馬公劉者美其厚於民也疆之地通於西戎公劉迺不以御戎為急考之一詩治其疆場積其倉廩既富且強始脩餼糧干戈之事而其民政之脩下至館舍鍛礪無不盡其精宥為三代之諸侯者阜民之政莫急於此侯固有志於斯而今日之為州牧者委任雖重率不過一歲或再歲匪召而歸則徙而他矣古人之設施本末亦何由可以展而布之哉君子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心不可頃刻而不存也生民之困甚矣隨時設施各思其職而盡其心焉則利澤之可以加於物者或亦庶幾焉孟子之在戰國論井田論耕桑欲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彼鄰人之子初無一寸之柄撮土之封而厚民之學不懈於心不絕於口如此矧侯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分牧養之任今之天下僅十六牧而侯居其一焉如之何而弗思哉或者又謂瀘戎迫近夷徼近歲間多竊發阜民之政既未易施安邊之策寧復可緩侯之名斯堂也不亦迂乎余曰民食之重舜所以咨牧也柔遠能邇厚德允元以至難於任人皆內脩之序初不略及却攘之方而曰蠻夷率服茲豈迂乎哉侯名之長少才其字成都二江人榮國公之孫博學篤志毅然有守嘗為太常丞韓侂胄擅朝欲引置言路侯拒其來言者清議歸重觀諸此亦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八

可以見侯之所存。嘉定八年六月日記。

惠民堂

洛陽志東來呂稽中記曰。宣和六年春三月。錢君敦道令陝之靈寶。冬十月。新縣門。命其佐孫錡紀其事于石。七年冬十月。作惠民堂。以書走京師。請文於呂稽中。上即位之元年。稽中西遊靈寶。則訪令之治於道路者。對曰。令也。談笑而事濟。指顧而成政。森日益屏。善日益興。令簡而後均。凡其治事無一不可者。布於政。小者近者。或見於營造土木之功。先是縣舍火。隣弊陋。墮毀門。早狹不容車。蓋庭除逼仄。傾欹。園居西廡之外。簷墮。牖圯。可憐而踰。攀而登。劣容囚十數。郵亭次其北。並正寢西序。糞壤瓦礫。不治。祠廟並列。令則即舊而脩飾之。廢者起之。弊者新之。不使於事者更之。闕者增之。乃大門宇。正廊庭除。煥然一新。遷郵亭於縣之北。葺其瓦礫。糞壤。崇其高。蔓以新。園。撤其故而更廣之。森嚴固密。闕前園地之隙。以滋花卉。以宴以息。鑿池於南。汲井而貯之。水構亭池上。名之曰寒泉。作庵于西軒。牖環啓。蔭以脩竹。名之曰翠筠。斬大木。鑿密石。作夏屋於其北。合而言之。曰惠民。若節春秋。會僚佐。延賓客。擊鐘考鼓。升歌下舞。縱邑人而遊觀焉。黃髮耆艾。兒童婦女。至於獵夫漁老。皂隸胥徒。舉欣欣然。謳歌而相慶曰。此令尹休息斯民而嬉樂之者也。稽中曰。善。志其語而西。館於令酌。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三十三

酒而賀之曰。今之縣邑。古公侯國也。大丈夫神遊仕南面。有社有民。有成有德。善我勸。惡我抑。德其蘊而施布之。亦榮矣哉。上而為宰。相佐天子。調和中而為郡太守。其下則為縣令尹。仕官得行其志。獨是三者而已。觀其施設去取。而畢知其舉。謫福是虞。陸陸而鋪。噉者有之。逸遊廢務。作無益而害有益者有之。吾得謂乎。過治簿書。勤奔走。窮日之力。而不少息。苟外乎是堂。豈曰不暇為。盡力有所不足爾。令尹者。談笑指顧。而三境以治。視人力之不足者。綽綽然。愈於世所謂賢者。又遠矣。則甚有大惠於民也。斯焉信之。

振民堂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記 淮西列

郡十城。濡須最為無事。蓋其地稍僻。而其民頗易治也。異時郡太守雖號強明。亦率卒且漏下十刻許。乃出見吏民。民之訟於庭者。不滿數十輩。事皆可以立決。已而即閉閣高卧。暮夜乃與賓僚滿引笑歌。故號淮西道院。建炎之亂。鞠為盜區。賊嘗有紿為降附者。引軍居郡數月。後復叛去。悉驅其民以行。老稚幾無。類今群寇漸就。剪戮諸道。往往歲奉大熟。朝廷頗復有意經理。淮甸稍擇仁愛吏以撫之。無為方虛。郡治下軍相議。所以與之者。未有其人。參知政事席公。以今太守徐公。薦於朝。公宣和間嘗通判絳州。先是河東路招集雲中。諸處散卒數萬人。分屯諸郡。號歸朝議軍。久

之悉皆相應。反叛將陷城邑。金酋粘罕既下隆德。而劉嗣初又破平陽。降軍義軍將叛。以應二州。公知之。夜發兵。盡擒其渠魁。而械之。餘黨悉平。州遂以保當路者。雖嘗列奏。而賞猶不及。是時。今參政席公為河東帥。具知其事。因從容為上言之。即日拜公為郡守。初賊軍既屠城。郡無官府者。逾年。餘民悉皆散處湖畔。屑菱芡而食之。與魚龜雜處水上。後稍歸治。故處而占籍者。猶不滿數百。城中蒿艾如林竹。數十里不聞鷄犬。公始至。即下令盡哀餘民而歸之。結以恩信。破械囊糞。獄經月。閉不開。郡人愛之。猶慈父也。前郡守作州治事。皆草創。凡拜詔命。治獄訟。接賓客。悉於公廳。不能使事。乃作堂其左。屬郡吏議。所以勤郵民隱之意。堂成。而勝以振民。且曰。是在易之。蓋曰。君子以振民育德。今明天子在上。將援斯民於塗炭。而躋之仁壽之域。以區區蕞爾下邑。遠在淮楚。而又愷悌之德。寬大之政。不足以慰安斯民。寧不少愧於斯堂乎。然而使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固有不取。至若田里之間。寂然無歎息愁恨之聲。高庶其見之。公所以名堂之意如此。而其見於政事者。頗略相似。自是民日益多。政日益治。使是邦復為前日。准西道院公方與客嘯詠於堂。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豈不快哉。紹興三年八月四日宣城周某記

# 裕民堂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三十三

肇慶府松臺志堂在宅堂之右。前有治。舊名平理。又曰清心。今改名裕民。近民堂。廣州府南海志經畧事廳後。建安志建陽縣官廳事之西。有近民堂。即舊冰壺也。臨川志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吉水縣志舊有近民堂於縣廳之西偏。先名五柳。尚書汪應辰有詩。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記焉。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表。室廬之夥。名數之藉。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界。其亦不敢自界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

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夫顧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房士也。文行之懿。名賢之卓。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甚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上至於吾天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已。以佚民。墮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筆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悅。隨若已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庫。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幸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某人顰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果卿者。如徐轍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誅歌之。既

暮年政治民悻。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子記其說。子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而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

### 安民堂

平陽志宋黃道記。至和元年夏五月。河中史君起城公作安民堂于衙。尊宸翰識。皇戒也。初公拜門

使一供職凡七年。退而歎曰。日在上左右。誠為優幸。而慈髮未衰。尚可立事。忍自放以取尸素。羞邪。於是三拜章求為郡。不可止。遂有河中行。他日入解。因自陳曰。臣晦自泰親近。未嘗試職事。蒲津之辱。迺是初任。臣愚嘗願世家以忠孝功業為事。宗寵渥。自先臣繼喪。門闕衰落。弟兄不能力基構。每歲感慨焉。是行也。竊不知量。冀有所樹立。惟陛下教導。使臣成就。具志則臣無敢忘。上聞之悅。即告之曰。吁。晦汝知之否。頃自戒叛。六師以征。日費千金。皆辦我陝。厥廢厥瘼。治今或末聞。朕日用哀痛。而嘗慮往使。者不能體吾懷。以安。以卿能固請之。知有意於民也。朕固忍不告乎。今夫為守者無他道。至於安民而已矣。夫安民之術。在乎勿撓。以遂厥富。勿作無益。以耗厥殖。勿擅威福。哀租田。以害厥膏腴。勿肆乃欲。靡公帑。用歛厥

永樂大典卷七十三百三十八

三十四

怨。務凡此常道。人人知之。而之行曰真者。殆不能勉耳。賴爾力行。以寬朕西顧。今益賜卿以飛白安民二字。欲卿睹之母忽也。公再拜諾于朝曰。君父之命。敢不以奉行。比公下車也。遵守典故。發明詔條。馭吏處民。率有常節。故和焉。而人為嚴焉。而人為愛。且蒲人既擾。兵調也。常懼不幸。有所飛用。初聞公受命。咸患之曰。貴近之手。無省費者。吾等當奈供億何。公至。飲膳不擇。隨地有無。筵宴不誇。具禮而已。凡須用物。不求於市。曰吾不忍以口腹累吾人也。未幾。蒲人悅。而稱曰。父母牧我。不過如此耳。蒲既治矣。人或以厨傳凋素。游賞稀濶之事。新公者。必笑答之曰。吾非不能也。吾不為耳。蓋厚厨傳。數游賞者。在吾堂。則樂具為辦。者安歟。獨不見仰安民二字。哉。斯者。魏之先。是府有儲。則可用。故基構之具。不日而成。觀其梁棟。堅壯。購憲明豁。峙之以文。藉環之以圖畫。塵慮既泯。真趣寂然。不侈不儉。宜牧之居。於是公以命通曰。我不徒以是張吾寢處也。今當勝之。為安民堂。以日夕思上所教。戒之意耳。子業在文。蓋為我書。通對之曰。上居九重。虞周天下。生民之病。罔不察見。凡命將帥。必以為屬。而仁明之守。樂名節。虔奉訓誥。以生靈為心。豈所謂君倡而臣和者歟。古者君臣相得之際。是為盛事。成事且不能書。則安在其學史也。邪。其年長。至日書題。元鎮詩。愷悌頌。

條坐哺餘。自書下考。拙惟租編民。不辭歌襦袴。鑿井耕田一事無。**志民堂** 豫章續志堂在滑臺。紹興九年。運判梁澤民建。取志

於愛民之義。今已廢。**新民堂** 鄆陽志堂在設廳。燕堂之間。今史定之。創建。**寬民堂** 延祐新

志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分司衙。舊為郡之小廳。太守避正堂。弗居於此。治事廳。後有堂曰寬民。江陰志堂在市船務中。郡侯顏奏院。香仲建。中興會要。聖訓有曰。市船之利。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於民。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故以寬民名是堂。顏香仲詩。聖訓昭垂。未至仁。此堂取義立名。新通商有道。能徠遠計。利無心。蓋為民寬賜。字一分皆德意。奉行兩字屬微臣。年年寶貨千艘集。好是照臺到處春。

**民安堂** 瑞陽志高安縣。與地紀勝。隆興府黃次山廳壁。有堂曰字民。紹興間。徽猷胡公繼趙丞

相後陞解之日。上以使民安業為訓。至則榜清心。有事民安之語於便坐之堂。其後堂成。榜曰民安。**民肥堂** 豫章續志分寧

縣治有堂曰民肥。邑宰蕭從建。建安志縣治之後。有堂曰民肥。知縣魏彥林新作。後更名高遠。觀其名亦可見其勝云。**尊行**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八

三十五

**堂** 宋真西山集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咸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

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執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耶。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之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眾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為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習。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之人。而某亦將帥同條。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僕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真像堂** 宋張

先生集記。關中為九州輿墟。山水之壯。西自長河。隴坻。東屬涇渭。八川太白。終南。負九峻。嵯峨表以荆華。勢威氣美。至者目悅。一作悅心。甘遇之。嘆戀其秀。豪豐潤。蓋必有主。與尤劇悅人心之甚者。焉。蓋屋仙遊山。恠石停洲。林泉石。一作丘壑。為古偉觀。四方來者。縱腫比肩。當歎之不足。去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九

則跡嗣顧慕以不得又休自恨。豈一作信所悅我心之甚者歟。然考之山經地圖。無美質。嘉縱道為故事。獨玉女祠前有馬融石室傳於舊。東偏浮圖有吳生佛畫。顧於近年。豈名墟勝遊。亦將俟昌明而後顯哉。秘書監致仕趙公慶曆中以贊善大夫知邑事。樂是石泉之富。志斷家焉。後二十年。以光祿少卿就地。相視境內。得遷遊之東峰。夕陽林壑。極遠處。朝莫携家人。率賓從。徒步登覽。不知有寒暑之倦。高年之勤。愛不能已。乃築居其上。目之曰卧雲堂。又欲著儀形以名諸已。貽後世。以久其傳。於是屋卧雲西。隱俯瞰川谷。巖然一軒。模貳其象。既成。飄如儵如。一本始如其如。鶴髮森如。免袍袴如。望之足以警民。覽一作其尊之足以忘軒冕。近世王右丞退居朝川。白樂天老龍門香山。雖素風清韻。為慈車者之美談。大率感轉化。私死生。蔽異學。根妄之言。不知安常處順。訓忠義。顧子孫。殆為公愧焉。爾熙寧庚戌十月九日乙丑。崇文院校書張載子厚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三十六